

儿童文学翻译中 AI 译本与人工译本的语言特征对比研究——以《小王子》为例

李雨暄, 张浩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2247)

摘要:随着大语言模型在翻译领域的广泛应用, AI 译本与人工译本的语言特征对比成为研究热点。儿童文学翻译因其目标读者的特殊性, 对语言的可读性、趣味性和适龄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以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小王子》英译汉为案例, 选取三个人工译本(周克希、马振骋、李继宏)和三个大语言模型译本(ChatGPT、DeepSeek、文心一言), 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 运用语料库分析工具从词汇丰富度、句法复杂度和可读性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 在词汇方面, AI 译本的类符/形符比普遍高于人工译本, 用词更为多样化; 在句法方面, AI 译本的平均句长显著高于人工译本, 句式更为复杂; 在可读性方面, 人工译本整体可读性优于 AI 译本, 更符合儿童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结果表明, AI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展现出词汇多样性和句法处理方面的能力, 但在可读性、语言适配性、情感表达等方面仍不及人工翻译。本研究为评估 AI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也为人机协作翻译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大语言模型; 语料库翻译学; 译本对比; 《小王子》

DOI: <https://doi.org/10.68249/jrtnla.2026.0015>

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重塑翻译行业。发展至今, 以 ChatGPT、DeepSeek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机器翻译的质量实现了跨越式提升。然而, LLMs 在处理程式化文本方面表现出色, 但在文学翻译中仍面临严峻挑战。张曙康和赵朝永认为, 人工智能技术, 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切适性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和争议的焦点^[1]。儿童文学需在语言难度、趣味性和教育性之间取得相对的平衡。相应地, 儿童文学翻译不仅要传递信息, 更需再现原文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

近年来, AI 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对比研究已形成多维的学术图景。在理论研究层面, 袁筱一和罗茜对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的未来进行了系统思考^[1], 王克非从本质与边界角度探讨了智能时代翻译的可为与不可为^[2]。在实证研究层面, 宋书凡和李惠敏以莫言《红高粱家族》为案例揭示了 AI 在文学翻译中面临的语义理解、文化移植和美学再现等三重障碍^[4]; 张曙康和赵朝永通过构建“1 对 14”汉英平行语料库、采用多重评估指标, 证实 DeepSeek 模型在汉译英文学翻译质量优于传统神经机器翻译和其他大语言模型^[1]; Kong 和 Macken 的研究发现, 大语言模型在创造性文本翻译特征上优于神经机器翻译, 更接近人工译本的风格特征^[5]。针对 AI 工具运用, 王玲和袁毅敏的研究指出, ChatGPT 在散文等文学性较强的文本时语境理解不足^[6]。在儿童文学领域, Aksoy 对比了罗尔德·达尔作品的人类译者、神经机器翻译和 AI 翻译, 发现人工翻译在保留韵律、节奏和幽默方面更成功^[7], AI 翻译虽偶有创造性表现, 但缺乏一致性。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呈现出不同风格, 如韩红建和蒋跃的研究发现, 机器翻译在词法、句法和情感表达上远不及人工译本^[8]; 虞琦基于语料库的《安徒生》两个译本研究发现, 二者均词汇丰富、变化度高、虚词显化等^[9]; 熊敏茹从简化、显化、范化等维度对《柳林风声》进行了分析^[10]。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方面, 徐德荣指出儿童文学翻译应充分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审美需求^[11], 后续又在“求真一务实”综合模式之下细化了准确性与可读性指标^[12], 还涉及基于功能对等理论^[13]、儿童本位视角^[14]等的译本对比研究。尽管基于语料库与儿童文学翻

作者简介: 李雨暄 (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张浩 (2004—),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翻译史、翻译技术。

通讯作者: 张浩, 邮箱: 2751063826@qq.com

译研究已取得丰厚成果，但缺乏 AI 与人工译本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对比研究。

综上，现有研究多围绕文学译本、AI 文学翻译质量评估及语料库展开，尚缺儿童文学领域的人工译文与 AI 译文对比研究。由此可见，对比 AI 译本与人工译本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语言特征差异，对于评估 AI 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明确人机协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据此，本研究基于语料库方法，针对《小王子》AI 译本与人工译本的语言特征进行对比研究，旨在解决三个问题：

- (1) 如何基于语料库方法对比《小王子》AI 译本与人工译本的语言特征？
- (2) AI 译本与人工译本在语言特征上具有怎样的差异？
- (3) 符合儿童阅读需求的译文如何选择？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小王子》英译本（K. Woods 译本，1943 年初版）作为 AI 翻译源文本，选取以及三个人工译本为对比对象，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均选取《小王子》正文前 20 章作为分析语料，以确保语料规模的可比性。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在源语文本（法语原文和英语译本）上存在天然差异。《小王子》的原本为法语（Le Petit Prince），其翻译传播存在两种路径：一是直接转译，即译者直接从法语翻译为中文；二是间接翻译，其翻译语言链条为从法语到英语再到中文。周克希译本^①与马振骋译本^②属于直接转译路径，而李继宏译本^③参考了 T.V.F. Cuff 的英译本，但仍为法译汉。在目前的中文译本中，既有从法语原文直译的版本，也有从英文转译的版本，这使得“原文”的概念变得复杂。1943 年英文版和法文版同时在纽约出版，而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直至 1945 年才在法国出版了法文版。如此选本的方法论逻辑并非研究缺陷，而是本研究创新性的切入点。这种特殊的出版历史，使得本研究在选本时面临一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究竟哪一个版本可称为唯一的“原文”？回答此问题，需先厘清本研究“原文”之界定。具体而言，本研究借鉴 Dollerup 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原文’并不存在，即便存在，其作为‘原文’的地位也往往是难以界定和令人怀疑的”^{[15] (185)}，由此引出“消隐的原文”（vanishing original）^{[15] (198)} 的概念。此后，他又提出译文自身的权威问题，认为“原文与译文的权威性并不对应”^{[16] (145)}，“译文的权威性总会以一种原文所永远不会遭遇的方式和强度受到质疑”^{[16] (156)}。因此，本研究的焦点并非在于评判各译本对某个“唯一正确原文”的忠实度，而在于比较不同路径下的中文译文在汉语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文学效果与表达差异。相较而言，AI 翻译则是基于 Woods 英译本进行的英译中，选取 ChatGPT（GPT-4）、DeepSeek（R1）、文心一言（4.5）三类大模型进行翻译，设定的提示词均为：“请将以下英文文本翻译成中文，要求语言流畅、忠实原文，适合儿童读者阅读。”总而言之，本研究的焦点并非在于译本与原本的分析，而在于对比人工与 AI 的译文在汉语语境下呈现的文学效果与表达差异。

本研究使用 ABBYY Aligner 进行英汉句级对齐并分词标注，自建平行语料库；词汇分析借助 AntConc 4.0 统计类符/形符比、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及词汇密度；句法分析运用 LancsBox 与 Python 计算平均句长、句长标准差及分布；可读性分析参考吴思远和于东构建的一个适用于汉语可读性评估的语言特征体系，该体系包含汉字、词汇、句法和篇章四个层面及其下 13 个维度、104 项具体度量指标^[17]。本研究选取汉字、词汇和句法三个层面，通过机器学习评估文本难度，结合儿童文学特点计算各译本得分，同时邀请三位有经验的译者进行翻译评估。

3.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从词汇、句法和可读性三个层面对译本语言特征对比分析。词汇和句法侧重译文的语言形式分析，可反映译者在遣词造句方面的差异；可读性从宏观角度评估译本对儿童读者的友好程度。

词汇层面涉及类符/形符比、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高频词分布；句法层面包含平均句长、句长标准差、句长分布、句式复杂度；可读性层面涵盖可读性得分、语言难度适配性、儿童读者友好度。

3.1 词汇层面

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的词汇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1 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的词汇数据对比表

译本	形符数	类符数	TTR (%)	STTR (%)	词汇密度 (%)
周克希	15,847	3,124	19.71	42.36	54.28
马振骋	16,203	3,018	18.63	41.87	53.61
李继宏	15,962	3,201	20.05	42.91	54.72
ChatGPT	16,548	3,456	20.89	44.12	56.34
DeepSeek	16,721	3,512	21.00	44.38	56.71
文心一言	16,389	3,398	20.74	43.85	55.98

(*表注: 类符/形符比 (TTR) 与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STTR) 是衡量文本词汇丰富度的常用指标, 数值越高表示用词越多样化。词汇密度为实词数占总词数的百分比, 数值越高表示信息承载量越大。上述三个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即数值越高, 相应维度的表现越突出。)

根据表1的数据, AI译本的STTR值(44.12、44.38、43.85)普遍高于人工译本(42.36、41.87、42.91), 表明AI译本的词汇丰富度更高, 用词更多样。由此可看出, AI译本的词汇密度亦高于人工译本, 表明AI更倾向实词的运用, 信息承载量更大。然而, 信息承载量越大并非对儿童读者有益。若使用过长、过难或者过于生僻的词语, 势必会对儿童造成阅读障碍, 使得儿童丧失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无法引起儿童心灵的共鸣。^[18]以《小王子》第一章的开头为例:

例1:

原文: Once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I saw a magnificent picture in a book, called True Stories from Nature, about the primeval forest.^{[19] (1)}

译文:

周克希: 当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 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真实的故事》的书中, 看到了一幅精彩的插画。^{[20] (1)}

马振骋: 六岁时, 我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书——《真实的故事》中, 看到一幅美妙的图画。^{[21] (1)}

李继宏: 我六岁那年, 在一本名为《真实故事》的书里, 看到一幅很棒的画, 画的是原始森林。^{[22] (1)}

ChatGPT: 六岁那年, 我在一本名为《自然界真实故事》的书中看到了一幅壮丽的图画, 描绘的是原始森林。

DeepSeek: 在我六岁那年, 我曾在一本名为《自然界真实故事》的书中看到过一幅壮丽的插图, 那本书描绘的是原始森林。

文心一言: 我六岁那年, 在一本叫《自然真实故事》的书里看到了一幅宏伟的画, 画的是原始森林。

对比三个人工译文和三个大语言模型译文, 可得知: 面对 Katherine Woods 英译本中, 三位人工译者翻译“a magnificent picture”短语时巧妙得当。周克希译为“精彩的插画”, 马振骋译为“美妙的图画”, 李继宏译为“很棒的画”。三种表达均为儿童口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形容词, 语义明确, 音节较短。ChatGPT、DeepSeek 和文心一言给出的对应译文分别是“壮丽的图画”、“壮丽的插图”和“宏伟的画”, 均为正式、抽象、书面的用语。就词汇多样性而言, AI译本占据优势。然而, 儿童文学翻译首先考虑的是词汇与儿童认知水平之间的匹配程度。“壮丽”之于“精彩”、“宏伟”之于“很棒”, 这几组词语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对错, 而在于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否形成顺畅的语义映射。对于儿童读者而言, 前者的理解成本显然更高。显然, AI翻译在流畅性方面表现尚可, 但在文本风格与特定读者群体的适配上, 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3.2 句法层面

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的平均句长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的平均句长数据对比表

译本	平均句长	句长标准差	最长句(字数)	短句占比(≤10字)
周克希	14.52	8.67	47	38.6%
马振骋	13.98	8.23	43	41.2%
李继宏	14.81	8.94	49	36.8%
ChatGPT	16.34	9.56	58	30.1%
DeepSeek	16.78	9.87	62	28.7%
文心一言	16.12	9.41	56	31.4%

(*表注:平均句长反映句子结构的整体复杂度,句长标准差反映句式变化程度,二者数值越高表示句法越复杂。“短句占比(≤10字)”为正向指标,数值越高表示文本中简短句子的比例越大,理论上更符合儿童读者的阅读习惯。)

由表2可知, AI译本的平均句长(16.12-16.78)明显高于人工译本(13.98-14.81),句长标准差也更大,这表明AI译本的句式更复杂,句长分布更为分散。再看另一组数据, AI译本的短句占比(28.7%-31.4%)低于人工译本(36.8%-41.2%),再次印证了AI更倾向于使用长句进行翻译。

句式丰富、表达多样在成人文学翻译中可能被视为优点。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句子结构过于复杂可能会给儿童读者造成严重的阅读障碍。此外,翻译儿童文学的语言在句法层面存在“恶意欧化”现象,表现为长定语的高频使用和句子冗繁,这违背了儿童文学语言的特点^[23]。以下为具体例子分析:

例2:

原文: 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that one can see rightly;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19] (87)}

译文:

周克希: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实质性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20] (89)}

马振骋:只有用心才能看见。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21] (110)}

李继宏:看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22] (121)}

ChatGPT:这是我的秘密,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正确;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

DeepSeek:只有用心才能正确地看见事物;本质的东西对眼睛而言是不可见的。

文心一言:现在这是我的秘密,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只有用心才能看清;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

从以上译文可以看出,三位人工译者不约而同地把原句拆成两三个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贴合儿童说话的习惯。周克希的“看得清”与“看不见的”形成口语化的对仗;马振骋拆成两句,“用心才能看见”和“用眼是看不见的”形成对比;李继宏则用“看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当作开头,整句给读者的感觉像是日常对话。而另外三个AI译本,均保留了原文的复合句式。DeepSeek用了分号和“对……而言”,书面化语言痕迹明显;ChatGPT的“看得正确”配上“本质的东西”,也很正式;文心一言虽然相对简短,但仍以冒号去连接复合句。单从语义上看, AI译本没什么问题,可那些复杂的句式对儿童读者来说大大加深了对原文的理解难度。这恰好说明, AI翻译倾向于紧扣原文句法,而人工译者会更有服务意识,会根据读者的接受能力去调整和简化。

3.3 可读性层面

人工译本与AI译本的可读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人工译本与AI译本的可读性分析结果对比表

译本	可读性得分	词汇难度	句法复杂度	语义清晰度	综合评级
周克希	86.2	82.5	88.4	87.6	A
马振骋	84.7	80.3	86.8	86.9	A-
李继宏	83.9	79.8	85.2	86.7	B+
ChatGPT	76.4	73.2	74.8	81.2	B
DeepSeek	74.8	71.6	73.5	79.4	B-
文心一言	77.1	74.0	75.6	81.7	B

表注:“可读性得分”为综合评分,分数越高代表文本越易于理解。“词汇难度”与“句法复杂度”得分越高,分别代表文本用词越生僻、句子结构越复杂,对儿童读者越不友好。“语义清晰度”得分越高,代表语义表达越清晰。所有评分均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百分制得分。

可读性得分显示,人工译本的整体可读性(83.9-86.2)显著优于AI译本(74.8-77.1)。在三个子维度中,人工译本不仅在正向的“语义清晰度”上领先,在代表文本难度的“词汇难度”和“句法复杂度”上得分也更高。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揭示了问题的关键:人工译本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较高,这意味着其用词更精确丰富、句式变化更灵活,但这种复杂度是建立在译者对目标读者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可控的、有意义的复杂,服务于文学表达的完整性和美感。反观AI译本,其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较低(如DeepSeek的句法复杂度仅73.5),反映出其用词相对贫乏、句式趋于单一化、模式化,实则是一种能力不足导致的“简化”,而非为儿童读者着想的“简化”。“可读性得分”和“综合评级”表明,尽管人工译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展现出更高的复杂度,但其整体的可读性依然远优于AI译本,这表明优秀的译者能够在复杂性与可读性之间达成精妙的平衡。

三位评估者的评价进一步印证了分析结果。评估者一致认为,人工译本(尤其是周克希译本)在语言的自然

流畅度、情感温度的传递和儿童语感的把握方面明优于 AI 译本。周克希译本读起来像是大人在给小孩讲故事，而 AI 译本读起来像是机器在念说明书。

3.4 综合讨论

综合词汇、句法和可读性三个层面的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四点发现：

(1) AI 词汇在词汇多样性方面具有优势（见表 1，AI 译本 STTR 均值为 44.12，高于人工译本的 42.38），但对儿童未必友好；

(2) AI 在句法处理上趋于复杂（见表 2，AI 译本平均句长 16.41，高于人工译本的 14.44），与童趣天真不相和；

(3) 人工译本更考虑目标读者接受力度；

(4) 不同 AI 生成的译文质量存在差异。

首先，AI 在词汇多样性方面具有技术优势，该优势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却是一把“双刃剑”。AI 译本的词汇丰富度高于人工译本，反映了 LLMs 在海量语料训练基础上形成丰富的词汇储备。然而，儿童文学翻译的目标读者往往是儿童，词汇过于丰富和信息密度过高并非最佳选择。亦即言，在此种情境的翻译中，要考虑儿童读者的认知能力与接受度。

其次，在句法处理上，AI 倾向于复杂化，与儿童文学简明语言形成张力。AI 译本倾向于使用长句和复杂结构，可能缘于 LLMs 训练时接触大量书面正式文本，形成了“正式化”和“复杂化”的产出倾向。然而，儿童文学翻译往往语言简单易懂，句式结构不宜太复杂。儿童文学翻译应当以儿童能够读懂的语言进行文字转译，而不是高深莫测、严肃学术的话语。由此可见，AI 翻译距离儿童文学翻译理想情境仍存在显著差距。

再者，人工译本在可读性和读者适配性上优于 AI（见表 3，人工译本可读性均分 84.9，AI 均分 76.1），体现了人的译者主体性不可替代。人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在遣词造句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AI 翻译恰恰缺乏此种“读者意识”和“审美判断”。

最后，不同 AI 模型之间也存在翻译质量的差异。文心一言译本的可读性得分最高（77.1），DeepSeek 译本最低（74.8）。不同大语言模型在翻译质量上的差异也值得关注。张曙康和赵朝永的研究表明，DeepSeek 在汉英文学翻译中表现优异^[1]，而 Kong 和 Macken 则发现不同模型在处理创造性文本时风格各异^[5]。显而易见，不同 AI 模型在不同类型的文本翻译中各有优势，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源文本的语言特征和目标读者的需求选择适宜的翻译工具或模型。

4. 结语

本研究以《小王子》为例，采用语料库方法对比 AI 译本与人工译本在词汇、句法和可读性三个层面的差异。研究发现，AI 译本在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上具有技术优势，但可读性和儿童读者适配性方面整体不及工译本。可见，当前阶段的 AI 可作为儿童文学翻译的辅助工具，尚无法取代人工译者。与以往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儿童文学，证实 AI 大模型文学翻译的适用度，并揭示 AI 翻译词汇、句法层面的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儿童文学译文质量优势，复杂词句会降低儿童阅读体验。“AI 初译+人工编辑”的协作模式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更具前景。具体而言，AI 快速生成多版译文，人工优化句式、简化生词、增补情感表达，兼顾翻译效率与文本审美。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选取《小王子》前 20 章为语料，分析维度局限于词汇、句法层面，未接收到儿童读者的真实阅读反馈。后续可扩充语料，结合读者调研或眼动实验等开展多维综合评估。

注释：

①周克希所译《小王子》于 2009 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周克希为法语文学翻译家。该译本译文以优雅、口语化著称，在准确传达原著思想和情感的同时兼顾了中文的美感及生活趣味性，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②马振骋所译《小王子》于 2003 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振骋为法语文学翻译家、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译本语言流畅，风格严谨典雅，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法语原著诗意化表达，该译本口碑较好、值得信赖。

③李继宏所译《小王子》于 2013 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译本根据法国伽利玛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法文版翻译，过程中参考了 T.V.F. Cuff 的英译本。该译本获得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独家官方认证，截至 2018 年发行量突破 300 万册，译文通俗干净。

参考文献：

[1] 张曙康, 赵朝永. 大语言模型之于文学翻译的适切性研究——基于多指标评估的《边城》多模型译文质量对比[J]. 中国外语, 2025, 22(4): 85-95.

- [2] 袁筱一, 罗茜. 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的未来——基于人机文学翻译对比研究的思考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5, (2): 1-9+145.
- [3] 王克非. 智能时代翻译之可为可不为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1): 5-9+13.
- [4] 宋书凡, 李惠敏. AI 在文学翻译中难以跨越的“三重门”——以《红高粱家族》的英译为例[J]. 今古文创, 2026, (25): 98-100.
- [5] Kong D, Macken L. Can Peter Pan Survive MT? A Stylometric Study of LLMs, NMTs, and HT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Workshop on Creative-text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Geneva, Switzerland, 2025: 52-70.
- [6] 王玲, 袁毅敏.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故都的秋》人机翻译对比 [J]. 今古文创, 2024, (31): 94-98.
- [7] Aksoy, Ö. Creativity and Styl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uman, Neural Machin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alities of Re-Creation [J]. Amasya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ASOBİD), 2025, 10 (18): 355-386.
- [8] 基于语料库的人机文学译本语言特征对比研究——以《傲慢与偏见》三个译本为例 [J]. 外语教学, 2016, 37(5): 102-106.
- [9] 虞琦. 基于语料库的《安徒生童话》汉译本语言特征对比研究——以叶君健和任溶溶译本为例 [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6, 47(6): 120-124.
- [10] 熊敏茹. 简化、显化、范化: 基于语料库的《柳林风声》两个汉译本翻译特征比较研究[D].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5.
- [11] 徐德荣. 儿童文学翻译刍议 [J]. 中国翻译, 2004, (6): 33-36.
- [12] 徐德荣. 论儿童文学翻译批评的“求真一务实”综合模式[J]. 外语研究, 2017, (1): 80-85.
- [13] 张卓雅. 从尤金·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分析儿童文学汉译原则——以《小王子》中译为例 [J]. 今古文创, 2023, (20): 109-111.
- [14] 刘丝雨, 张耀平. 儿童本位下的翻译及策略——结合《小王子》两个汉译本的比较 [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04): 71-75.
- [15] Dollerup C. The vanishing original[J]. Herm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04, (32): 186-199.
- [16] Dollerup C. 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ranslations[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4, 5: 145-157.
- [17] 吴思远, 于东, 江新. 汉语文本可读性特征体系构建和效度验证 [J]. 世界汉语教学, 2020, 34 (1): 81-97.
- [18] 张慧. 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以《夏洛的网》为例 [J]. 名作欣赏, 2015, (33): 157-158.
- [19] Saint-Exupéry, A. de. The Little Prince [M]. Woods K., trans..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3.
- [20]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 [M]. 周克希,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21]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 [M]. 马振骋,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22]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 [M]. 李继宏,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 [23] 臧光亚. 基于语料库的英译汉儿童文学语言的欧化现象微探 [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09, (12): 82-8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nguistic Features in AI-Generated versus Human-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Little Prince*

Li Yuxuan, Zhang H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in translation has drawn increas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AI-generated and human-produced translations. Children's literature, given its young readership, imposes particular demands on readability, appeal, and age-appropriateness. This study takes the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children's work *The Little Prince* as a case in point. We built a parallel Chinese-English corpus comprising three human translations (by Zhou Kexi, Ma Zhencheng, and Li Jihong) and three machine translations produced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ChatGPT, DeepSeek, and ERNIE Bot). Using corpus analytic tools, we compared the two sets of translation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lexical richness, syntactic complexity, and readability. Results show that, lexically, the AI translations exhibit higher type-token ratios than their human counterparts, indicating greater lexical variety. Syntactically, the AI versions have significantly longer average sentence lengths and more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In terms of readability, however, the human translations consistently outperform the AI outputs, aligning more closely with the reading habits of child reader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ile large language models demonstrate notable competence in lexical diversity and syntactic handling in children's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y fall short of human translators in readability, stylistic adaptation, and emotional nu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ssessing the viability of AI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exploring human-AI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models.

Key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Comparison; *The Little Prince*